





明儒學案卷四十一 甘泉五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夏鼎

熊育鑫

熊繩祖

熊育鏞

豫章後學

徐兆澗

周聯慶重刊

熊榮祖

蕭兆柄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劉秉楨

李真實

許孚遠字孟仲號敬菴湖之德清人嘉靖壬戌進士

授南工部主事轉吏部尋調北大計與冢宰楊襄毅

溥

不合移病歸起考功主事高文襄不說出爲廣東

僉事降海盜李茂許俊美移閩臬考功王篆修怨復

中計典謫鹽運司判官萬曆二年擢南太僕寺丞遷

南文選郎中請告補車駕郎中謁江陵問及馬政先生倉卒置對甚詳明江陵深契之欲加大用而王篆自以爲功使親已先生不應出知建昌府給事中鄒南臯薦之遷陝西提學副使擢應天府丞以申救李見羅鐫級歸起廣東僉事轉廣西副使入爲右通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日本封貢事起先生疏言發兵擊之爲上策禦之爲中策封貢非策也其後朝廷卒用其中策召爲南大理寺卿晉南兵部右侍郎而罷二十二年七月卒贈南工部尙書先生自少爲

諸生時竊慕古聖賢之爲人。羞與鄉黨之士相爭逐。年二十四薦於鄉。退而學於唐一菴之門。年二十八釋褐爲進士。與四方知學者遊。始以反身尋究爲功。居家三載。困窮艱厄。怵忽。略有所悟。南粵用兵。拚舍身命。畢盡心力。怠墮躁妄之氣。煎銷庶幾。及過蘭溪。徐魯源謂其言動。尙有繁處。這裡少疑重。便與道不相應。先生頂門受鍼。指水自誓。故先生之學。以克己爲要。其訂正格物。謂人有血氣。心知。便有聲色種種交害。雖未至目前。而病根尙在。是物也。故必常在根。

上著到方寸地灑灑不掛一塵方是格物夫子江漢以濯秋陽以暴此乃格物榜樣先生信良知而惡夫援良知以入佛者嘗規近溪公爲後生標準令二三輕浮之徒恣爲荒唐無忌憚之說以惑亂人聽聞使守正好修之士搖首閉目拒此學而不之信可不思其故耶南都講學先生與楊復所周海門爲主盟周楊皆近溪之門人持論不同海門以無善無惡爲宗先生作九諦以難之言文成宗旨元與聖門不異故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此其

立論至爲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未發  
廓然寂然者而言之祇形容得一靜字合下三言始  
爲無病今以心意知物俱無善惡可言者非文成之  
正傳也時在萬曆二十年前後名公畢集講會甚盛  
兩家門下互有口語先生亦以是解官矣先生與見  
羅最善見羅下獄拯之無所不至及見羅戍閩道上  
仍用督撫威儀先生時爲閩撫出城迓之相見勞苦  
涕泣已而正色曰公蒙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思  
過而鼓吹出耀此豈待罪之體見羅翹然曰迂濶先

生顏色愈和其交友真至如此



原學

天然自有之謂性效性而動之謂學性者萬物之一  
原學者惟人之能事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爲其能  
學也學然後可以盡性盡己性以盡人物之性則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而爲三才故學之係  
於人者大也天聰天明非學不固威儀動止非學不  
端剛柔善惡之質非學不化仁義禮智信之德非學  
不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非學不盡富貴  
貧賤夷狄患難之遇非學不達學則智不學則愚學

則治不學則亂自古聖賢盛德大業未有不由學而成者也故先師孔子特揭學之一言以詔來世而其自名惟曰學而不厭而已性之理無窮故學之道無盡學而不厭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也然而三代以上道明而學醕三代以下道喪而學雜高之淪於空虛卑之局於器數浸淫於聲利靡濫於詞章嗚呼學其所學而非孔子之所謂學也其卓然志於孔子之學不爲他道所惑者寥寥數千載之間幾人而已乃其見有偏全言有離合行有至不至擇而取之則又存

乎其人焉。故學以盡性爲極，以孔子爲宗。若射之有  
的，發而必中；若川之歸海，不至不已矣。夫然後可以

語學學之義大矣哉。

原學  
篇一

○學者既有志於孔子之

學，則必知夫求端用力之地。孔子之學，自處廷精一  
執中而來，其大旨在爲仁。其告顏子以克己復禮，最  
爲深切著明者也。人心本來具此生理，名之曰仁。此  
理不屬血氣，不落形骸。故直云克己，已私；一克天理  
具存，視聽言動各有當然之則。故云復禮。一日克己  
復禮，則無我無人，平平蕩蕩，萬物一體。故曰天下歸

仁已最難克仁最難言因循牽繫終身陷溺剛毅深  
潛一日可至故曰爲仁由己而不由人出此入彼卽  
在身心之間其機至嚴其用至博故曰非禮勿視聽  
言動此孔門學脈也他如言敬言恕言忠信言閑邪  
存誠言洗心藏密言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無非此理  
無非此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耳矣是故舍仁而  
不求者昧其本心不可立人道於天地之間不由克  
己復禮而言仁者道不勝欲公不勝私而徒以聞見  
湊泊氣魄承當無強至於仁之理知克己者一私不

容氣質渾化故功利權謀之說非所可入知復禮者  
體用俱全萬理森著故虛無寂滅之教非所可同修  
此之謂天德達此之謂王道此孔子之學自精一執  
中而來爲萬世立人極者也學者於斯篤信不惑而  
行之不惰其庶幾乎可以語學也夫

原學  
篇二

○學不貴

談說而貴躬行不尙知解而尙體驗易曰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  
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  
不言而喻此其說也是故性定者其言安以舒養深

者其容靜以肅內直者其動簡盛德者其心下反之而躁妄輕浮繁擾驕汰生焉蓋理欲消長之機志氣清濁之辯見於動靜徵於應感如影隨形不可掩也昔者虞舜夔夔齊慄以格其親而好問好察善與人同乃見其精一之學文王在宮在廟雝雝肅肅而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乃見其敬止之功孔子溫良恭儉讓萃至德於其躬而意必固我至於盡忘乃其學而不厭之實凡古今聖賢所爲師表人倫信今傳後者必以躬修道德而致之斷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也

故學者之學務實修而已矣珠藏而淵媚玉韞而山  
輝德聚於其中而發見於其外有不修修之未有無  
其驗者也不修而僞爲於外與夫修之未至而欲速  
助長操上人之心者皆孟子所謂無源之水易盈易  
涸不可長久矣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  
之道的然而日亡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  
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誠僞虛實判若霄  
壤其理甚明內辨諸身心外證諸家國學之終身不  
至不已斯學之道也

論學書

中庸所謂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只在性體上覺照存  
養而已但人心道心元不相離善與不善禮與非禮  
其間不能以髮故閑邪一著乃是聖學喫緊所在學  
者苟知得善處親切方知得不善處分明譬諸人有  
至寶於此愛而藏之所以防其損害者是將無所不  
至又譬諸種植嘉禾無所容其助長之力惟有時加  
耘耔不爲萑稗所傷而已

答孟我疆

○白沙靜中養出端

倪敬齋只說存養曷嘗有看見察見兩說牴牾蓋中



庸首章言不覩不聞末章言無聲無臭分明天命之  
性不可覩聞不涉聲臭而夫子告子張曰立則見其  
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顏淵自敘如有所立卓  
爾又却是有所見有所立此兩者要須默識而神明  
之道之在人非優游散漫者所可入必是凝精聚神  
念念不忘若有參前倚衡之見及其與道契會處原  
來聲臭俱無若存知見便非道體陸建。聲色臭味  
安佚自是天性之所不能無不離乎氣質者也第是  
數者爲性之欲必其順乎天理之當然性通極於命

而後性不蔽於欲。故曰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等事而謂之命者。何言君臣父子賓主賢否之際。遭遇不齊。天道之升降。否泰消息盈虛。雖聖人有所不能。必是以謂之命也。然仁義禮智其性在我。隨其時勢所值而皆有可以自盡之道。命責成於性而後。命不違乎天。故曰君子不謂命也。究而言之。命無二性。亦無二。但人於聲色臭味之欲。恆謂之性。生於君臣父子所處難易順逆之間。多誘之天命。故孟子特伸此抑彼。使學者知所重輕云爾。

答朱用韜

○所謂天則超

絕聲臭不涉思慮安排。只在日用動靜之間默識。可見此心一違天則便有不安加之於人。便有不合。惟其當作而作當止而止。當語而語當默而默。一不違於天。則而後協乎人心之同。然知此則性之面目可得而言矣。

答沈實卿

所謂透性與未透性云者。不知從何處分別爲是見解虛實耶。爲是躬行離合耶。爲是身心枯潤耶。爲是論說高卑耶。易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孟子言根心生色。晬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者。此真透性之學。若以知解伶俐談說。

高妙爲透性某方耻之而不敢翁更何以教之

簡羅近溪

。老丈以毋意爲宗使人人皆由毋意之學得無所謂欲速則不達者耶大學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所謂誠其意者只在毋自欺而求自慊此下學之功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亦誠吾意而已吾儕之學焉可以躡等乎此理纔有悟處便覺鳶飛魚躍觸處流行而不須一毫安排強索之力然到得與自己身心湊泊尙遠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識者默而識

之也。識得便須存得。方爲已有。時時默識。時時存養。真令血氣之私銷鍊殆盡。而此理盎然而流行。乃是反身而誠。與鳶飛魚躍同意。不然。饒說得活潑潑地。亦無益也。學者認得容易。翻令心中浮泛。不得貼實。此卽誠與不誠之介。不可不察也。凡吾儕平日覺有胸次洒落時。感應順適時。正是誠意端倪。要須存養擴充得去。若作毋意見解。則精神便都散漫矣。與李同野  
○吾儕學問見處。俱不相遠。只是實有諸已。爲難能於日用工夫。更不踈放。真真切切。實實平平。不容意。

見盤桓則此理漸有諸已矣此學無內外相人已相  
打得過處方是德性流行打不過時終屬私已猶爲  
氣質用事吾輩進修得失涵養淺深亦只驗諸此而  
已與萬。人事自爲簡省未嘗不可若不得省處卽  
順以應之思嘿。洗滌精神洒洒落落無揀擇相更覺平鋪  
實在操舍存亡昏明迷覺總在心而不在事與鄧定字。

自心妙用卽是涓涓之流亦卽是汪洋浩大之海鄙  
意則謂須有鑿山濬川掘井九仞而必及泉之功涓  
流浩海乃其自然不容人力也。昔人學問失之廣

遠故儒者反而約之於此心其實要反約又須博學

詳說而得之非謂直信此心便可了當是事也

與王東崖

○知止致知俱出大學首尾血脈原是相因致得良知徹透時卽知是止討得至善分明處卽止是知初非有本體工夫亦非有偏全先後之別古今儒者悟入門路容有不同隨時立教因病制方各有攸當政不必以此病彼也

答胡禮仲

○格物之說彼謂待有物而

後格恐未格時便已離根者此其論似高而實非也

若得常在根上著到方寸地洒洒不掛一塵乃是格

物真際人有血氣心知便有聲色種種交害雖未至目前而病根常在所以誠意工夫透底是一格物孔子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胸中一毫渣滓無存陰邪俱盡故能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非聖人不足以當格物之至與蔡見麓。鄙意格物以爲神明之地必不累於一物而後可以合道。格致誠正與戒懼慎獨克復敬恕斷無殊旨與鄧定字。博文約禮道之散見於人倫庶物之間者文也其本於吾心天然之則者禮也隨事而學習之謂博隨學而反已之謂約禮卽在於文之



內約卽在於博之時博而約之所以爲精也精則一  
一則中

與胡廬山先生論心性書

閑中披誦明公與李見羅所論心性兩書見我公誠  
心直道無少迂曲而見羅丈雄才卓見確有主張此  
皆斯文之所倚賴書中大意公則謂靈覺卽是恆性  
不可殄滅見羅則謂靈覺是心性非靈覺從古以來  
知性者少識性者多二公論旨不合只在於此夫心  
性之難言久矣混而一之則其義不明離而二之則

其體難析。譬諸燈然。心猶火也。性則是火之光明。又譬諸江河然。心猶水也。性則是水之濕潤。然火有體而光明無體。水有質而濕潤無質。火有體故有柔猛。而光明無柔猛。水有質故有清濁。而濕潤無清濁。火之明。水之濕。非一非二。此心性之喻也。夫率性之爲名。自天之降衷。不雜乎形氣者而言。而心之爲名。合靈與氣而言之者也。性只是一個天命之本体。故爲帝則爲明命。爲明德。爲至善。爲中。爲仁。種種皆性之別名也。此未嘗有外於心之靈覺。而靈覺似不足以

盡之心者至虛而靈天性存焉然而不免有形氣之  
雜故虞廷別之曰人心道心後儒亦每稱曰真心妄  
心公心私心其曰道心真心公心則順性而動者也  
心卽性也其曰人心妄心私心則雜乎形氣而出者  
也心不可謂之性也君子之學能存其心便能復其  
性蓋心而歸道是人而還天也卽靈覺卽天則豈有  
二耶夫性之在人原來是不識不知亦原來是常明  
常覺卽寂而照卽照而寂初非有內外先後之可言  
若以虛寂爲性體而明覺爲心用是判心性爲二物

斷知其有不然也。見羅兄又謂虞廷之相傳者在中道。心人心總皆屬用。大學之歸宗者在善心意與知總非指體。此等立言俱不免主張太過。中固是性之至德。舍道心之微更從何處覓中。善固是道之止宿。離心意與知却從何處明善性。無內外。心亦無內外。體用何從而分乎。尊教有云指體而言則不識不知。指用而言則常明常覺。此語猶似未瑩。蓋常明常覺卽是不識不知。本然明覺不落識知。一有識知卽非明覺。有明覺之體。斯有明覺之用。恐又不得以不識

不知爲體而以常明常覺爲用也。萬古此心萬古此性。理有固然不可增減。經傳之中或言性而不言心。或言心而不言性。或心與性並舉而言。究其指歸各有攸當。混之則兩字不立。析之則本體不二。要在學者善自反求。知所用力。能存其心。能復其性而已矣。斯道無人我無先後。輒因二公所論一究言之。惟願高明更賜裁正。若尊刻衡齊所辯宋儒物理之說。其說頗長。姑俟他日面教。盡所欲言。請也。

史傳學案

卷四十一

十四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馮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陝之長安人萬曆己丑進士  
選庶吉士改御史疏請朝講上怒欲杖之以長秋節  
得免請告歸尋起原官又削籍歸家居講學者十餘  
年天啟初起夫理寺少卿與定熊王之獄擢副都御  
史時掌院爲鄒南臯先生風期相許立首善書院於  
京師倡明正學南臯主解悟先生重工夫相爲鑒梅  
可否而給事朱童蒙郭允厚不說學上疏論之先生  
言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也我二祖表章

六經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爲令甲  
周家以農事開國國朝以理學開國也臣子望其君  
以講學而自已不講是欺也倘皇上問講官曰諸臣  
望朕以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講官亦何以置對  
乎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傯之際不廢講學卒能成  
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爲此也遂屢  
疏乞休又二年卽家拜工部尙書尋遭削奪逆黨王  
紹徽修怨於先生及爲冢宰使喬應甲撫秦以殺之  
先生不勝挫辱而卒崇禎改元追復原官諡恭定先



生受學於許敬菴故其爲學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而於日用常行却要事事點簡以求合其本體此與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之說無有二也其儒佛之辨以爲佛氏所見之性在知覺運動之靈明處是氣質之性吾儒之所謂性在知覺運動靈明中之恰好處方是義理之性其論似是而有病夫耳目口體質也視聽言動氣也視聽言動流行而不失其則者性也流行而不能無過不及則氣質之偏也非但不可言性并不可言氣質也蓋氣質之偏大略從習

來非氣質之本然矣先生之意以喜怒哀樂視聽言  
動爲虛位以道心行之則義理之性在其中以人心  
行之則氣質之性在其中若真有兩性對峙者反將  
孟子性善之論墮於人爲一邊先生救世苦心太將  
氣質說壞耳蓋氣質卽是情才孟子云乃若其情則  
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由情才之善  
而因見性善也若氣質不善便是情才不善情才不  
善則荀子性惡不可謂非矣

辨學錄

人心至虛衆理咸備丟過理說心便是人心惟危之心卽有知覺是告子知覺運動之覺佛氏圓覺大覺之覺非吾儒先知先覺之覺也覺之一字亦不可不辨知覺的是天理便是道心知覺的是人欲便是人心非概以知覺爲天理爲道心也若丟過理字說心說知便是異端○吾儒曰喻利之心不可有異端曰喻義之心不可有吾儒曰爲惡之心不可有異端曰爲善之心不可有或詰之曰喻義之心不可有喻利

之心可有乎爲善之心不可有爲惡之心可有乎彼則曰喻義之心且不可有況喻利乎爲善之心且不可有況爲惡乎如此爲言雖中人亦知其非彼又恐人之非之也復倡爲一切總歸於無心之說以爲人之心體本空無利無義無善無惡者其本體也必也無喻利心併無喻義心併無無喻義心無爲惡心併無爲善心併無無爲善心一切總歸於無心方合本體耳說至此雖高明莫知其非矣不知正是發明喻義之心不可有爲善之心不可有處柰何不察而誤

信之耶且義原非外性原是善心之本體原是有善無惡的可見必有喻義爲善之心而後爲合本體也今欲一切總歸於無心安在其爲合本體耶況人心易放而難收儘去喻義猶恐喻利儘去爲善猶恐爲惡今欲一切總歸於無心竊恐義無而利未必無善無而惡未必無反爲本體之累不小也又況義利只有兩途人心原無二用出於義卽入於利出於善卽入於惡豈有無義無利無善無惡一切總歸於無心之理乎大抵義原非外特自有其義之心不可有而

喻義之心必不可無性原是善特自有其善之心不可有而爲善之心必不可無總是喻之又喻以至於化爲之又爲以至於忘造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處只好說有喻義之心而至於化有爲善之心而至於忘有喻義爲善之心而無聲臭之可疑亦說不得喻義之心不可有爲善之心不可有今云云者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問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原著不得善字曰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何消著故曰性善不然所命者何物孟子道性善正直指天命之初

而言耳。又問無聲無臭何也。曰善曾有聲有臭耶。○  
天命之性如一陽來復。造化生意雖未宣洩。而凡宇  
宙間形形色色萬紫千紅無一不胚胎完具於其內。  
故曰天命之謂性。此自是實在道理。原不落空。若曰  
天命之性渺渺冥冥一切俱無如此不知天命的是  
個甚麼。便於天命二字說不去矣。○問人心一概說  
不得有無。此是論工夫。若論本體則無善無惡。全說  
不得有矣。無心之說蓋指本體也。曰不然論工夫心  
原一概說不得有無。還有不可不有者。不可不無者。

若論本體則全說不得無矣故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云云曰無曰非何等明白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我固有之也曰皆有曰固有又何等明白而曰本體無善無惡異端無心之說專指本體而言誤矣。問善之善對惡而言也無善之善指繼善之初不對惡而言也惡如彗孛妖氛善如景星卿雲無善之善如太虛惡如木石屑善如金玉屑無善之善如目中不容一屑如何曰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佛氏之旨却在無善二字近日學者既惑於佛氏無



善之說而又不肯抹殺吾儒善字於是不得已又有無善之善之說耳不知吾儒之所謂善就指太虛本體而言就指目中之不容一屑而言非專指景星慶雲金玉屑而言也善字就是太虛非太虛爲無善之善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由可以爲善之善才見得乃所謂善之善兩個善字原只是一個豈有可以爲善之善乃與惡對之善乃所謂善之善乃無善之善之理哉。一有其善便是不善故曰喪厥善一有意爲善便不是爲善故曰雖善亦私

至於喪至於私則善於何有如此是其病正在無善也。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此性之說也。漸流漸遠有清有濁清者勿使之濁濁者復澄之清此學之說也。三品之說是徒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未嘗不是而不知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澄濁求清非義外也。慈湖之說是徒知山下出泉本源原清亦未嘗不是而不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則澄濁求清非揠苗也。嗚呼不知本體者疑性之或惡而既以學爲義外知本體者信心之即道而又以學爲揠苗學果何日而明哉。

○有意爲善有所爲而爲如以爲利之心爲善爲名之心爲善以以善服人之心爲善之類非以安而行之爲無意爲無所爲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爲有意爲有所爲也今人見人孳孳爲善而概曰有意曰有所爲則阻人爲善之路矣。夫有太極而無思爲有物則而無聲臭乃吾儒正大道理正大議論佛氏丟過太極專講無思無爲丟過物則專講無聲無臭是無思爲而併無太極無聲臭而併無物則有是理乎。知覺運動視聽飲食一切情欲之類原是天生來

自然的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  
佛氏窺見這些子遂以此爲真性把吾儒這個理字  
以爲出於有思有爲出於僞如告子以人性爲仁義  
莊子以仁義爲殘生傷性之類不是天生來自然的  
故孟子不得已指點出乍見孺子而怵惕覩親骸而  
類泚不忍齧觶之牛不屑嘔蹴之食之類見得這個  
理字也是天生來自然的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何思何慮非以人性爲仁義而殘生傷性也縱  
是說出多少工夫說思說爲只是教人思這個無思

的道理爲這個無爲的道理非義外非振苗非強世也吾儒宗旨與佛老全不相干後世講學不精誤混爲一以上達歸佛以下學歸儒以頓悟歸佛以漸修歸儒以明心見性歸佛以經世宰物歸儒諸如此類名爲闢佛適以崇佛名爲崇儒適以小儒何也佛氏上達吾儒下學佛氏得上一截少下一截工夫如此是夫子下學儒而上達佛也是佛反出其上可乎修而不悟豈曰真修十五志學七十從心漸也以十五而卽知志學非頓乎學而不厭修也默而識之非悞

乎此吾儒頓悟漸修之說也經世宰物而不出於心性安所稱王道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非吾儒之言乎今以上以悟以心性歸佛氏以下以修以事物歸吾儒是佛氏居其精而吾儒居其麓也有是理哉不知佛氏之失正在論心論性處與吾儒異不專在舍經世宰物而言心性正在所悟所達處與吾儒異不專在舍漸修而言頓悟舍下學而言上達也。或曰吾道至大二氏之學雖甚高遠總不出吾道之範圍故二氏偏不能兼吾儒吾儒全可以兼

二氏曰不然。儒佛既混，談儒者稍求精，便誤入於佛。氏闢佛者，稍欠精，反操戈於吾儒。是其貽禍者一。儒佛既渾，詆儒者摘一二誤佛氏之語，以爲非毀攻擊之話柄。談佛者借一二吾儒精微之語，以爲惑世誣民之嚆矢。是其貽禍者二。向使佛自佛，儒自儒，不混爲一，豈有是哉。且吾道本大，何必兼二氏而後見其大。若必待兼二氏以爲大，則又安所稱大耶。況吾儒正道也。異端邪說也。邪固不能兼正，正豈可以兼邪。若正可以兼邪，又惡在其爲正耶。吾儒之學以理

爲宗佛氏之學以了生死爲宗如人生則能知覺運動死則血肉之軀還在便不能知覺運動可見人之生死的是血肉之軀這能知覺運動的一點靈明真性原未嘗死所謂本來面目萬劫不磨者此也悟得這個便是超悟便知無死無生所謂出離生死見性成佛者此也其悟入處不由積累不由聞見不可言說不可思議只在當下一覺一覺便了更有何事雖中間說得千變萬化其實宗旨則是如是與吾儒論心性處全不相干蓋性者心之生理吾儒所謂性亦



不由積累不由聞見以理言非專以能知覺運動的  
這個言故彼所云性乃氣質之性生之謂性之性吾  
所云性乃義理之性性善之性彼所云一點靈明指  
人心人欲說與吾儒所云一點靈明所云良知指道  
心天理說全然不同雖理不離氣而舍理言氣便是  
人欲天理人欲之辨乃儒佛心性之分此宗旨處不  
可不辨也。吾儒曰未發目雖無覩而天命真覩之  
理已具耳雖無聞而天命真聞之理已具心雖無知  
覺而天命真知真覺之理已具卽發而皆中卽覩以

天下而無不明而所以能明的真觀之理亦不可得而觀聞以天下而無不聰而所以能聰的真聞之理亦不可得而聞知覺以天下而無不睿知而所以能睿能知的真知真覺之理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覺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冲漠無朕卽萬象森羅萬象森羅亦冲漠無朕未發不爲無已發不爲有渾然一理種種道理自天命之初已備後來多少工夫多少事業都只是率性之道耳佛氏覺性本空以爲這一點靈明作用的性本來原是空的目惟無觀故

能觀耳惟無聞故能聞心惟無知覺故能知覺自雖  
能觀而所以能觀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觀耳雖  
能聞而所以能聞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聞心雖  
能知覺而所以能知能覺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  
知不可得而覺故曰覺性本空不生不滅若與未發  
之中相似而不知實有大不同者○或曰性只是一  
個性那裡又是兩個以義理氣質分儒佛余曰人得  
天地之理以爲生此所謂義理之性也而氣質乃所  
以載此理豈舍氣質而於別處討義理哉性原只是

一個但言義理則該氣質言氣質則遺義理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此關佛之說也且子旣知性只是一個性何不一之於性善之性而獨一之於生之謂性之性耶今欲一之於生之謂性而不一之於性善此三品之說所由起也是子自二之三之以至於倍蓰而無算也性豈有二焉孟子道性善故曰夫道一而已矣此儒者之旨也○吾儒說去欲佛氏却說欲是去不得的吾儒說存理佛氏却說理是不消存的甚且併天理人欲四字都要抹殺中間雖說欲

障其實。是說理障的客語。畢竟要回護這個欲字。病  
痛全在誤認生之謂性一句。知覺運動是氣。是欲而  
知覺運動之恰好處是理。佛氏原認欲字爲性。不曾  
論理。安得不抹殺理字。回護欲字。○問仁者人也。目  
能視耳能聽。口能言身能動。人也。卽仁也。何如曰此  
惑於佛氏之說也。視聽言動是氣。不是理。如何說是  
仁。視聽言動之自然恰好合禮處。才是仁耳。目口體  
爲形。視聽言動爲色。視聽言動之自然恰好處爲天  
性。理不離氣。天性不離形色。視聽言動之禮不離耳

曰口體故曰仁者人也非便以能視能聽能言能動  
爲仁也若不論禮不禮勿不勿而惟以視聽言動爲  
仁是直把氣質作義理墮於情欲矣○昔人謂佛氏  
得吾儒之體只是無用又謂佛學有得於形而上者  
而但不可以治世不知佛氏所以爲異端者正在不  
得吾儒之體正在誤認形而下者爲形而上者端猶  
端倪發端之端異端云者謂其發端處與吾儒異也  
若不窮究其發端而徒辨別其流弊彼將曰其所以  
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問人心至虛不

容一物理在何處安得不說理障曰人心至虛不容  
一物處就是理異端之所謂理誤指物而言吾儒之  
所謂理正指不容一物者而言耳○人心之初惟有  
此理故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時固容  
不得一毫殘忍刻薄之念亦容不得一毫納交要譽  
之念殘忍刻薄納交要譽雖不同同謂之欲故謂心  
之本體容不得一毫欲則可謂容不得一毫理則不  
可蓋人心之初惟有此理豈可說容不得或問如何  
是理曰卽所謂怵惕惻隱之心是也

疑思錄

格物卽是講學不可談元說空○自慊二字甚有味  
見君子而厭然正自小人自家不慊意處安得心廣  
體胖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君子慎獨只是討  
得自家心上慊意自慊便是意誠便是浩然之氣塞  
於天地之間○問天命之性曰如孩提知愛是誰命  
他愛稍長知敬是誰命他敬這都是自然而然的故  
曰天命又問此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如何是天  
命之性曰孩提如何便知愛稍長如何便知敬這必



有所以知愛敬者在此蓋是父母初生時天已命之  
矣豈待孩提稍長後才有此愛敬哉知此則知天命  
之性○外省不疚不過無惡於人內省不疚才能無  
惡於志無惡於人到底只做成個鄉愿無惡於志才  
是個真君子○論語一書論工夫不論本體論見在  
不論源頭蓋欲學者由工夫以悟本體由見在以覓  
源頭耳中庸則直指本體源頭以泄孔子之祕如論  
語論夫子之道曰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則曰忠恕違  
道不遠蓋論語之論道指其見在可道者言中庸之

論道直指天命率性之初而言也不然忠恕卽一貫之道而曰違道不遠何哉論語論德曰據於德中廣則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蓋論語之論德指見在可據者言中庸之論德直合於天載之初而言也不然闇然知幾卽君子之德而曰可與入德何哉如水一也論語指其見在如江河如池沼皆水也中庸則直指山下出泉原泉混混而言矣。大庭廣衆中如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則稱人善者爲君子而稱人惡者爲小人一人稱人善一人和之一人阻之則

和者爲君子而阻者爲小人一人稱人惡一人和之  
一人不答則不答者爲君子而和者爲小人以此觀  
人百不失一。○從心所欲便不踰矩從耳目口體所  
欲便踰矩矣。○孔門以博約立教是論工夫非論本  
體學者不達遂以聞見擇識爲知故夫子不得已又  
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直就人心一點  
靈明處點破知字此千古聖學之源。若聞見擇識不  
過致知工夫非便以聞見擇識爲知也故曰知之次  
知其知知其不知是本體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

識之是工夫辟之鏡本明而拂拭所以求明非便以  
拂拭爲明也以拂拭爲明固不是謂鏡本明不必拂  
拭亦不是故聖人說出本體正見得功夫原非義外  
耳。仲尼顏子之樂乃所以樂道非懸空去別有個  
樂也禪學盛行將此道字掃而去之只懸空以求此  
樂其弊至於猖狂自恣而不可救孟子曰理義之說  
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分明說破道之可樂如此。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人性皆  
善而告子強制之使惡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不得

於言不得於心心上自是不安自是過不去自不容  
不求於心自不容不求於氣此正是真心不容已處  
所謂性善所謂良知也如此真心正當操存而培養  
之乃反強制之豈不謬哉不得於言要求於心就求  
於心不得於心要求於氣就求於氣不必去勿此之  
謂率性故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  
已矣。人心虛靈是非可否一毫瞶昧不過片該行  
該止此中自有權衡若官憑著本心行去使件件慊  
於心便是集義便是自反而縮此正孟子得統於曾

子處。已溺已饑若過於自任不知此一念就是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一念人人都是有的如不敢承當已溺已饑之心難道亦不敢承當惻隱之心。問心一耳以心求心豈心之外復有心耶兩物對則計校生兩念橫則意見生求之爲言不幾於憧憧往來耶曰不然心非物也以心求心非兩念也能求之心卽是存不能求之心卽是放求之云者不過自有而自照之耳非心之外復有心也洗心正心存心養心皆是此意若以求心爲兩念則心誰去洗誰去

存養亦不幾於兩念耶如此必舍置其心任其憧憧  
往來而後爲何思何慮矣有是理哉。問操則存似  
涉於有舍則亡似淪於無其失一也不操不舍之間  
有妙存焉何如曰不操便是舍不舍便是操勢無兩  
立豈有不操不舍之理此便是要舍的說話問操似  
助舍似忘不操不舍之間才是勿忘勿助曰勿忘勿  
助都是在操字上說有事是操處勿忘勿助是操之  
妙處。有天有壽是常事而人多以天爲變以壽爲  
常有毀有譽是常事而人多以毀爲變以譽爲常有

得有失是常事而人多以失爲變以得爲常以至貧富榮辱皆然常變一也分常變而二之則貳矣故人生終日營營逐逐有多少畔援欣羨處那一件不從二字上生來若能勘得破天壽乃人生常事何有於毀譽得失貧富榮辱乎便是不貳便是修身以俟之

語錄

日用間富貴貧賤時時是有的如食求飽居求安便是欲富貴心惡惡衣惡食便是惡貧賤心故今人凡念頭起處都是富貴貧賤所在念及於此此心真是



一時放下。不得問先知後行。合一曰昔涇野與東廓同遊一寺。涇野謂東廓曰。不知此寺何以能至此。寺東廓曰。不至此寺何以能知此寺之妙。二公相視而笑。可見二說都是不可執一也。凡人視所當視。不視所不當視。便是眸子瞭焉。精神而明。若不視所當視。而反視所不當視。便是眸子眊焉。神散而昏。吾儒事業不外齊治均平。若以家道富厚爲齊天。下富強爲平。此五霸之治。平非帝王之治。平也。惟是入其家。見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方是家

齊景象而家之貧富不與焉推而一國必一國興仁  
興讓而始謂之治又推而天下必人人親親長長而  
天下始平不在國之富不富兵之強不強也以富強  
爲治平此千載不破之障。問叅前倚衡曰只如此  
時眼前師友相對大家精神收斂寧一便是叅前倚  
衡真境第恐過此時不能如此時耳。張輝問性有  
率有不率故聖人修道以立之教曰性無有不率者  
人皆率性而盡性者寡耳性卽良知良知無人不可  
率性無時不然孩提而知愛稍長而知敬率性也在

見而惻隱起嘯蹴而羞惡生率性也率則心有所不  
及思明有所不及用卽率之人不知也人惟見其方  
然而復不然則以爲此率而彼不率矣然而實非也  
如小人閒居爲不善夫爲不善可矣如何必於閒居  
閒居爲不善可矣如何又厭然於見君子不但誤爲  
處必有羞慚卽故爲處亦必有遮揜一語窮而舌遁  
一揖失而面赤一存注之不良而轉睛顧盼之不能  
隱是誰致之而然也人性本善則有不善者自無所  
容自爲之而自惡之人亦何時而不率性哉。聖賢

學問全在知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如以義理之性爲主源頭一是則無所不是情也是好的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才也是好的故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若以氣質之性爲主源頭一差則無所不差情也是不好的爲恣意縱欲之情才也是不好的爲恃才妄作之才今不在性體源頭上辨別而或曰性是善的情是不善的又或曰情是善的才是不善的皆末流之論也。動心忍性之性與性也有命之性是氣質之性人與禽獸同若教他忍教他

不動則禽獸不能矣。禽獸不能而人能之，正吾人有此一點義理之性耳。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乾以大生，坤以廣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此天地之性善也。若論氣質，則天一屬氣，使不免有旱澇地一屬質，使不免有肥磽。然則天地亦有善不善矣。惟不言氣質而言義理，則爲物不貳，生物不測。天地之德孰大於此？又何旱澇肥磽之足言也。○孟子以情善言性善，辟之石中有火擊之，乃見則知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洪鐘有聲，叩之始鳴，則知聲在鐘中。

雖不叩非無知擊之有火叩之有聲則知情知不擊之火不叩之聲則知性矣。問見孺子而怵惕見穀觶而不忍此固以情之自然善者驗性之善如見美食而思嗜見美色而思好彼亦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而孟子專言性善何也曰有二人於此一人見孺子而怵惕見穀觶而不忍見美食而不思嗜見美色而不思好一人見美食而思嗜見美色而思好見孺子而不怵惕見穀觶而不不忍則謂性有善有不善則可今以怵惕不忍之人一旦見食色而

思嗜之好之以此驗人性之有不善似是不知思嗜  
思好之人一旦見孺子見鰈鰓亦未有不怵惕惻隱  
者以此驗人性之皆善又何疑焉孟子以氣質中之  
義理斷人性之皆善而告子以氣質中之氣質斷人  
性之有不善是告子徒知氣質之性而不知義理之  
性也○問變化氣質就不好一邊說所謂氣質之用  
小學問之功大就好一邊說不知好一邊便是義理  
矣如何尙謂之氣質曰此處最微妙如見孺子而怵  
惕此義理之性也若不識其端而擴充之則怵惕亦

氣質耳息夜氣而幾希此義理之性也若不識其機而培養之則幾希亦氣質耳知愛知敬此義理之性也若不乘此天真而加以入孝出弟之功則愛敬亦氣質耳蓋義理之性乘氣質以發露而不由學問之功是靠天而不靠人恐在人之工夫疎併在天之端倪亦不可保也○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千古聖學之原故豫章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伊洛真傳也而佞佛者妄肆譏評曰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以一念不起之中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便是起念



便是發且既云未發矣氣象在何處既有氣象矣又何云未發令學者茫然無以應不知如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事一時未感我安得無故起念就此一時喜怒哀樂之念未起故謂之未發耳非一概無念一毫工夫無所用而後謂之未發也試看此未發時氣象何等湛然虛明是湛然虛明正未發之氣象也安得說未發矣而氣象在何處以一念不起之中縱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不謂之發何也謂所起者戒慎恐懼之念而非喜怒哀樂之念也安得說既有氣象矣

又何云未發未發工夫不是面壁絕念求之虛無寂滅之域只凡是在平常無事時預先將性命道理講究體認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只在性體上做工夫使心常惺惺念常亶亶時時討得湛然虛明氣象便是未發用力處亦便是未發得力處如此有不發發皆中節矣非以一概無念爲未發以靜中看未發氣象爲起念爲發也。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若起一用功之念便是發信斯言也則未發時一毫工夫無處用矣未發則功夫無處用已發則工夫又不及用如

此將工夫一切抹殺只憑他氣質做去喜怒哀樂如何能中節。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人與禽獸何異惟是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味人始異於禽獸耳異端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吾儒言性指人與禽獸異處言異處只是些子故曰幾希幾希云者危之也。異端言性亦不會直以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爲性而以目之所以知視耳之所以知聽饑渴之所以知飲食的這個言性吾儒亦不會直以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

能知味爲性而以視之所以能明聽之所以能聰飲  
食之所以能知味的這個言性所以能明能聰能知  
味的這個性體原是無聲無臭不覩不聞的所謂道  
心所謂至善所謂未發之中此理之根也所以能視  
能聽能飲食的這個性體亦是無聲無臭不覩不聞  
的在老氏爲天地根在佛氏爲有物先天地此欲之  
根也何以爲欲之根曰只推究所以能視聽飲食的  
源頭而不推究其所以能明能聰該視不該視該聽  
不該聽的源頭如此則任視聽縱耳縱目適已自便

何所不爲故曰此欲之根也。人心一念發動處有善念有惡念有善念亦自有好善之念有惡念亦自有惡。惡之念皆一時並起善念與惡念對言好善之念與惡惡之念不對言何也好善之念固善念惡惡之念亦善念總一念也如起一善念卽當爲善却又不可爲是初念是而轉念非也如起一惡念復起一惡不當爲之念遂不爲是初念非而轉念是也此就平常論意者言也若誠意章却置過善念惡念兩者對言的只專以好善之念惡惡之念就好念頭一邊

說所以意都是該誠的。不比平常轉念起念之有互易也。至於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萬念總歸於一念而其念不勞未念止還其初念而其念不轉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爲其所爲欲其所欲又何不自慊之有如此則心本一而意亦復還於一又何至於支離而去哉。○心一也自心之發動處謂之意自心之靈明處謂之知意與知同念並起無等待無先後二念發動有善有惡而自家就知孰是善念孰是惡念一毫不爽可見意有善惡而知純是善。○意本

自誠心本自正是本體意本自誠却要還他個誠心  
本自正却要還他個正誠意正心是工夫觀意本自  
誠心本自正可見正心誠意不是以人性爲仁義。  
意本自誠却要還他個誠此誠字就念起之後言也  
若念未起之前不前定乎誠則人性雖善而牴之反  
覆竊恐一日之間善念少而惡念多久之純是惡念  
矣又將何以誠之哉故曰靜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  
處。可。見。古。人。不。惟。誠。此。念。於。既。始。有。念。之。後。抑。且。誠  
此。念。於。未。始。有。念。之。先。○。人。心。道。心。不。容。並。立。如。綱。

常倫理能盡道便是道心不能盡道便是人心喜怒哀  
樂中節便是道心不中節便是人心視聽言動合  
禮便是道心不合禮便是人心極容易辨非以喜怒哀  
樂視聽言動爲人心以中節合禮爲道心也在人  
之人心去之惟恐不盡而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爲  
人心此數者豈可去乎。大學因虞廷言人心道心  
恐人無處覓心故說出個意字見此心一念發動才  
有人與道之異不然一念未起鬼神莫知從何分辨  
○學問之道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則發



皆中節取之。左右自逢其原。諸凡事爲自是停當。不然縱事事簡點。終有不湊泊處。此吾儒提綱挈領之學。自合如此。非謂日用常行一切俱是末節。可以任意不必簡點也。先立乎其大。不是懸空在心上求。正是在喜怒哀樂視聽言動間。辨別人心道心精之一之務。使道心爲主。而人心盡化。討得此中湛然虛明。此之謂先立乎其大。而耳目口體小者。自不能奪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見孺子而惻隱。此良知也。率性也。饑之知食。渴之知飲。若日亦良知也。亦率性

也便說不得矣一邊屬理一邊屬欲兩項朦朧合說則君子以循理爲率性小人亦以縱欲爲率性耳

論學書

率性是本體盡性是工夫率性衆人與聖人同盡性聖人與衆人異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於擴充以保四海此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知愛知敬爲率性達之天下爲盡性不忍觶觶爲率性愛百姓爲盡性皆是也率性無工夫盡性有工夫盡性者卽盡其所率之性由工夫必合

本體者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乃率性之道而仁乃天命之性天命之性不可見而於惻隱見其端由其端以窺其體而本體之善可知故曰性善○得其體則其用自然得力但不言用則其體又不可見其諄諄言用者欲人由用以識體耳既由用以見其體又何用之非體性體原不覩不聞然必不覩不聞之時乃見性體如見孺子入井見牛穀觶此時固有怵惕惻隱之心矣然未見之前豈遂無是心乎未見之前之心不覩不聞正以體言正以天命之性言既

見之後之心有覩有聞便以用言便以率性之道言矣故於不覩不聞之時然後識性體果不落於覩聞也若謂共覩共聞之時而不覩不聞者自在雖已發而根柢者固未發也又何必論時不知不覩不聞之時而共覩共聞者亦自在雖未發而活潑者固常發也又何爲專以不覩不聞爲性體乎未見入井而胸中已涵孺子未見殼觶而眼內已具全牛先天脈理旁皇周浹故曰至善。不覩不聞莫見莫顯原就時言而道卽在其中彼丟過時而專以不覩不聞爲道

體則可觀可聞鳶飛魚躍獨非道體耶若是則工夫專在於寂動處感處可以任意縱有差錯無妨矣○近世學術多岐議論不一起於本體工夫辨之不甚清楚如論本體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衆人與聖人同論工夫則至誠盡性其次致曲聖賢與衆人異論本體則人性皆善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當下便是此天命率性自然而然者也論工夫則不惟其次致曲廢聞見思議功夫不得卽至誠盡性亦廢聞見思議功力不能此戒慎恐懼不得不然者

也如以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爲聖人  
事不知見孺子入井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亦借聞見  
假思議費功力乎可見論本體卽無思無爲何思何  
慮非元語也衆人之所以與聖人同者此也若論工  
夫則惟精惟一好問好察博文約禮忘食忘憂卽聖  
人且不能廢矧學者哉若不分析本體工夫明白而  
混然講說曰聖學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  
力雖講的未嘗不是却誤人不淺矣必講究得清楚  
明白從此體驗愈體驗愈渾融造到無寂無感無安

無勉地位才與自然而然不費纖毫功力之本體合此聖賢相傳之正脈也。若論工夫而不合本體則汎然用功必失之支離纏繞論本體而不用工夫則懸空談體必失之捷徑猖狂其於聖學終隔燕越矣。吾儒之學以至善爲本體以知止爲工夫而曰致知在格物可見必格物而後能知止也格物乃知止以前工夫去過物格而別求知止之方此異端懸空頓悟之學非吾儒之旨也。

善利圖說

或問孔子論人有聖人君子善人有恆之別而孟子獨以善利一念分舜蹠兩途何也曰孔子列爲四等所以示入聖之階基。世之學者徒知以舜蹠分究竟不知以善利分舜蹠不知發端之初一念而善便是舜一念而利便是蹠。出此入彼間不容髮非舜與蹠之間復有此三條路也。君子善人有恆造詣雖殊總之是善善爲善大舜路上人孟子以善利分舜蹠自發端之初論也。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恆分造詣自善善爲善之後論也。且爲善爲舜則爲人爲利爲



蹠則爲禽獸舜蹠之分人與禽獸之分也學者縱可  
諉之曰我不爲聖亦可諉之曰我不爲人哉或曰學  
者不幸分辨不早誤置足於蹠利之途將遂甘心已  
乎曰不然人性皆善雖當戕賊之後而萌蘖尙在養  
此幾希之萌蘖尙可爲堯舜一時之錯不能限我也  
或曰學者旣在舜路亦可以自恃乎曰不然一念而  
善是平地而方覆一簣也一念而自以爲善是爲山  
而未成一簣也未成一簣總謂之半途而廢耳便是  
無恒也或曰世之聰明之士非乏也功名文學之士

又不少也豈見不及此乎曰舜蹠路頭容易差錯此處不差則聰明用於正路愈聰明愈好而文章功名益成於美此處一差則聰明用於邪路愈聰明愈差而文學功名益濟其惡故不可不慎也

明儒學案卷四十一終

明儒學案卷四十二 甘泉六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夏鼎

熊育鑫

熊繩祖

熊育鏞

豫章後學

徐兆瀾

周聯慶重刊

熊榮祖

蕭兆炳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劉秉楨

李真寔

唐伯元字仁卿號曙臺廣之澄海人萬厯甲戌進士  
知萬年縣改泰和陞南京戶部主事署郎中事進石  
經大學謂得之安福舉人鄒德溥陽明從祀孔廟疏  
言不宜從祀六經無心學之說孔門無心學之教凡  
言心學者皆後儒之誤守仁言良知新學或世誣民

立於不禪不霸之間習爲多疑多似之行招朋聚黨  
好爲人師後人效之不爲狗成則從鬼化矣言官劾  
其詆毀先儒降海州判官移保定推官歷禮部主事  
尙寶司丞吏部員外文選郎中致仕卒年五十八先  
生學於呂巾石其言性一天也無不善心則有善不  
善至於身則去禽獸無幾矣性可順心不可順以其  
附乎身也身可反心不可反以其通乎性也故反身  
修德斯爲學之要而其言性之善也又在不容諛之  
際至於有生而後便是才說性之性不能無惡矣夫

不容說之性語言道斷思維路絕何從而知其善也  
謂其善者亦不過稍欲別於荀子耳孟子之所謂性  
善皆在有生以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何一不  
可說乎以可說者謂不能無惡明已主張夫性惡矣  
以性爲惡無怪乎其惡言心學也胡廬山作書辨之  
耿天臺謂唐君太和治行爲天下第一卽其發於政  
便可信其生於心者矣又何必欲識其心以出政耶  
慈湖之剖扇訟象山一語而悟本心然慈湖未悟之  
前其剖扇訟故未嘗別用一心也唐君以篤修爲學

不必強之使悟。孟我疆問於顧涇陽曰：唐仁卿何如人也？曰：君子也。我疆曰：君子而毀陽明乎？曰：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涇陽過先生述之，先生曰：足下不見世之談良知者乎？如鬼如蜮，還得爲文成諱否？涇陽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個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元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於

袁知先生曰善假令早聞足下之言向者論從祀一  
疏尙合有商量也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dark area. Some faint characters are visible, including what appears to be '明倫彙編' and '卷四十二'.



醉經堂集解

性天命也惟聖人性其心而心其身小人不知天命之謂性也故性爲心用心爲身用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孟子曰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身心性命解

○道無體性無體仁無體誠無體

總之以物爲體外物無道無性不仁不誠此吾道與異端之辨

道德仁誠解

○魯論記夫子之言至矣家語得

其十之七荀子劉向大小戴十之五莊列十之三

論語

解

○論語記言嚴謹不敢增減一字惟編次頗雜其

義易晦使編次皆如鄉黨一篇則論語可以無解

同上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已所不欲勿施於

人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程子曰充擴得去

天地變化草木蕃

一貫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行

也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孟

子曰有本者如是程子曰其要只在謹獨

川上解

○用

之則行有是以行見龍也舍之則藏有是以藏潛龍

也用而無可行或所行非所用舍而無可藏或所藏

非所舍謂其身行藏則可謂其道行藏則不可

有是解

春風沂水點之誠也吾斯未信開之誠也狂者志  
有餘而誠不足聖人欲進其不足而裁其有餘故一  
歎一悅進之也正所以裁之也惜乎點猶未悟後來  
解者又從爲之詞聖人之言荒矣與點解。仁者以物  
爲體安得有已故曰克己仁者如射反求諸己而已  
矣故曰由已知由已然然後能克己能克己然後能復  
禮夫學至於禮而止矣克己未足以盡仁猶無私未  
足以盡道知其解者宋儒惟明道一人克已由已解。有  
道穀不足耻九百粟不可辭怨欲可以爲難而不可

以爲仁聖人雖因憲而發實古今賢者之通患爲其不在中庸也賢哉回也陋巷簞瓢爲其志在擇乎中庸也

問耻解

○仁者怨乎曰怨已仁者憂乎曰憂道然

則如樂何曰怨已故不怨天不怨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憂道故不憂貧不憂生以死生爲晝夜視富貴如浮雲

孔顏樂解

○修己以敬至於安人安百姓皆修己

也易有太極至於生兩儀四象八卦皆易也謂敬在修己之中太極在易之中則可謂敬安百姓太極生

兩儀則不可

修己解

○大學中庸賈逵經緯之說是也

而作書之意又若以易爲經以詩書爲緯蓋惟天地  
爲大惟學則天故曰大學惟中乃大惟庸乃中故曰  
中庸易曰大哉乾元君子行此四德者又曰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大學也乾之德莫盡於九二其曰  
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中庸也此其  
經也雜引詩書互發其緯也大學中庸解。大學以規模  
言其緒不可紊中庸以造詣言其功不可略同上。正  
已而不求於人之謂善正已而物正之謂至善孟子  
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善也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至善也程子曰在止於至善反已守約是也則合

而言之也

至善解

○物有本末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家語曰察

一物而貫乎多理一物而萬物不能亂以身本者也

孟子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

格物解

○自知止而後有

定至慮而後能得始條理也知至至之也在止於至

善終條理也知終終之也知止能得則近道止至善

則道在我

知止止至善解

○君子時中庸擇中庸依中庸者

也小人無忌憚索隱行怪者也賢者之過與不及均

而賢者之害尤甚必至罟獲陷阱乃已

時中解

○中庸

其至矣乎是謂至善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

不悔故止於至善

中庸至善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

謂儒正心而無所事焉之謂釋易曰終日乾乾行事

也程子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意同會得

時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神

為飛魚躍解

○道者治

人之道也以人治人雖執柯伐柯未足為擬子思之

苦心亦至矣程子謂制行不以己而道猶未盡此之

謂也

道不遠人解

○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堯舜性之也

其次致曲湯武反之也易曰逆數禮曰曲禮逆而後  
順曲而後直聖人之教爲中人設張子所謂善反之  
則天地之性存焉者也發而不中反求諸已此之謂  
致曲致曲解○大哉聖人之道三千三百之謂也禮者  
性之德也道問學所以崇禮所以尊德性崇禮解○凡

一代皆有一代之大經堯舜授禪禹治水湯武放伐  
伊尹放太甲周公誅管蔡孔子作春秋子思述大學  
中庸孟子距楊墨韓昌黎程明道闢佛老其經綸一  
也大經解○未發之中不可求必也格物乎曰知本曰



知止曰明善曰致曲旨同而名異至於反身而誠然

後立天下之大本

大本解

○不覩不聞卽人所不見獨

也戒慎恐懼卽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慎獨也小人閒

居爲不善不慎獨也無聲無臭皆獨之善或以爲贊

道誤矣

獨解

○於乎不顯不顯惟德詩人贊文王至德

也始乎慎獨終乎慎獨學者當儀型文王也儒者旣

於不顯爲兩解無怪乎以慎獨爲漏言

不顯解

○天與

鬼神形而下者也故言天曰無聲無臭言鬼神曰不

見不聞道形而上者也自無聲臭自莫見聞豈待贊

乎必以無聲臭不見聞贊道謂聲臭見聞非道可乎  
爲此解者欲附於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之旨不知反  
爲所笑天鬼神解。物有本末身其本也家國天下皆末  
也未有本亂而末治者物格者知修身爲本而已非  
修身也知修身爲本是謂知本是謂知止是謂知所  
先後是謂物格知至故務其本則意誠不然皆僞也  
守其本則心正不然悉邪也意誠心正卽可以語修  
身乎未也心雖已正而身未易修故無私而不當理  
者有之克己而不復禮者有之知及仁守莊以蒞而

動不以禮者有之定靜且安不慮則不得者有之故  
格物者近道而已卽慮且得猶難至善故曰好學力  
行知耻則知所以修身又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  
以修身蓋至於禮然後修身之能事畢矣雖然齊家  
治國平天下豈都無事莫知其子之惡是縱子莫知  
其苗之碩是貪財未有貪財縱子而能齊家者未有  
以暴帥人而興仁讓於國者未有嫉彥聖舉不肖蓄  
聚斂好惡拂人性而能平天下者故節節有次第節  
節有工夫然皆必自修身始欲修其身者必自格物

始物格而身不修者有矣未有不格物而能修身者也格物者知本也修身者立本也知本智也立本仁也仁智合者勇也此合物與修身始終之條理也然則格物如何在家而家在國而國在天下而天下無巨細無精麤將有行將有爲凡有行凡有爲或行而不得或行而不通一一反已省已責已舍已不敢一毫求人責人然後可以求人責人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又曰仁者如射反求諸已而已矣是謂格物能知此義然後宇宙

在手萬化生身

格物修己解

夫子述而不作弟子不敢

著書夫子沒七十子喪去聖日遠漸生隱怪子思子

憂其失傳始作大學中庸至孟軻氏而異端大起爭

喙者多始作孟子二子皆不得已而著書吾道既明

無書可著

孟子解

○孟子一書首尾照應後先互發凡

有注解添足畫蛇

同上

○孟子闢楊墨一言而有餘闕

告子屢言而不足告子之害甚於楊墨至後代始大

告子解

○孟子論三王五伯諸侯大夫則五霸爲二等

論堯舜湯武五伯則五伯爲三等性之上反次之假

又次之假或成真惡知非有舉戰國諸侯而無之是  
孟子之所思也

五伯解下同

○夫子論小人中庸擬於時

中君子也孟子論五伯假之擬於性之反之之聖人  
也果如註解是擬人不於其倫矣。○伯者慕道而讓  
道於道無損異端賊道而當道誣民已甚故鄉愿楊  
墨告子聖賢皆闢之不遺餘力獨於五伯雖小之不  
勝其大之雖斥之不勝其與之斥以正志與以明伐  
吾儒之道得王而大得伯而貴。○博學詳說與博文  
同將以說約與約禮異說約者要約之約求會通也

約禮者約束之謂能不畔而已博學詳說則禮在其

中約禮與人規矩說約在人解悟說約○好樂與百

姓同好貨好色與百姓同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皆不忍人之政也或謂孟子姑以

引君乃自卑以求行其言乎外欲無理外情無性性

理不明往往如此好貨好色解仁人心也本心也不可

放也始焉不受嘖蹴之食此之謂本心繼焉而受無

禮義之萬鍾此之謂失其本心失其本心者放心也

由不為而達之於其所為此之謂由乎義路由乎義

路者求放心也心學之說謂之求心則可謂之求放心則不可李延平曰仁人心也孟子不是以心名仁

羅文莊曰延平之見卓矣二子可謂有功於孟子

求放

心

解。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既飽以德飽乎

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梁文繡也立大也陸氏以立大爲立心其流之禍於今爲烈彼不仁不義假仁假義小仁小義孰非立心皆可以爲大乎否

立大解

○大

行不加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者也窮居不損顏子簞

瓢不改其樂者也程子曰泰山高矣泰山頂上已不



屬泰山堯舜事業只是一點浮雲過目非程子不能

及此近代陳氏始發其義楊朱二解胥失之矣

大行不加

解

○由仁義行仁者安仁堯舜性之也居仁由義知

者利仁湯武反之也性之者不可見得見反之者可矣獨復者不可見得見頻復者可矣孟子曰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能至者也善夫楊雄氏之記之也

性反解

○太上忘實忘名其次篤實晦名其次

力實生名生名者賢晦名者聖忘名者天夷齊讓國

國與名而俱存燕噲讓國國與名而俱喪燕噲非好

名者也若出於好名必擇其可讓者讓之不至有子  
之之亂固亦名教之所與矣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  
國貴名也

好名解

○以性之欲爲性不知天命之性是

世俗之所謂性也以氣質已定之命爲命不知受中  
以生之命是世俗所謂命也在世俗則可在君子則  
不可君子者反本窮原盡性至命者也故言性曰善  
言命曰天去此取彼

不謂性命解

○惟天生民有欲欲不

必無亦不能無爲無欲之說者惑也聖人中焉賢者  
寡焉寡者擇其中之謂也至於中則一欲不棄一欲

不留欲我當欲與人同欲是謂中和位育之道

寡欲解

○經者學之具也學以明道而易具矣學以理性情化天下而詩具矣學以爲帝者師爲王者佐而書具矣學以修身齊家措之天下而禮具矣學以驗天應人明微維分而春秋具矣其理相通其義各別樂無經非失也有詩在也樂章存而器數猶可考也

經解下並

同

○經聖經也惟聖解聖維經解經義之畫文之象

周公文辭孔子十翼是也惟賢知聖惟賢知經子思之大學中庸孟子之七篇程伯子之語錄凡所引是

也解字者得少而失亦少解意者得不償失今之章句大全是也擬經者勞且僭而無益於發明太元元經是也誣經者淫妖怪誕侮聖逆天已易傳習錄是也○解經以傳不如解經以經合而解則明拆而解則晦故經有一事而前後互發者有一義而彼此互見者盡去其傳注而身體之口擬之不得則姑置之而從他處求之諷詠于週悅然觸類矣○無聖人之志不可解經讀世俗之書不可解經韓子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可爲讀經之

法兩漢近三代若董仲舒楊雄劉向鄭元徐幹皆其  
傑然者其緒論往往可采也。○夫子有言行在孝經  
非世所傳孝經也考儀禮凡禮有經有記有傳有義  
今按小戴內則前一段當爲孝經曲禮禘儀當爲記  
大戴本孝以下四篇與世所傳唐明皇御製序者當  
爲傳義合之而後孝經可考。孝經解下同。○內則自后王  
命冢宰至賜而後與之文字宏密精深與十翼相類  
旣自別於儀禮又自別於六經所以爲夫子之孝經  
。○六經雜易無恙漢唐千家傳註多有可攷不得其

解當一以經文爲據

易解下同

○解經之法以經不以傳

宜合不宜折凡經皆然而易尤甚今之讀易者未解繫辭先解爻彖未辨枝葉先認根苗是孔子誣周文而周文又誣伏羲氏也此拆之尤舛而自以其傳代經也○易之彖辭象傳爻辭爻傳不妨合爲一卦惟大象當自爲一傳文言又當自爲一傳大象者學易用易也文言豈惟乾坤二卦有之上經八卦九爻下經八卦九爻散在繫辭者皆是也合之共爲一傳不特文言爲全書而上下繫亦自朗然○易有文錯者

如雲行雨施當在時乘六龍之下是也有文不錯而  
句讀錯者如後得主爲主利是也有字不錯而反以  
爲錯者蓋言順也當作慎是也。天地日月寒暑晝  
夜水火男女乾坤之可見者也極而推之凡超形氣  
者皆乾凡涉形氣者皆坤凡善皆乾凡不善皆坤凡  
中皆乾凡過不及皆坤乾之亢與无首處卽坤坤之  
順且正處卽乾易逆坤順乾之書是故逆數乾坤  
解。○  
易有用之用有不用之用乾元用九與河圖虛中大  
衍除一意同蓋一三五七九皆乾二四六八十皆坤

乾不用一用九用九所以見一也一者天則也五以上始數皆乾六以下終數皆坤天一始水地六終之地二始火天七終之天三始木地八終之地四始金天九終之地五始土天十終之坤用六以大終也大者乾也乾之用處即坤坤之不用處即乾用九以奇偶數分乾坤用六以始終數分乾坤故謂之易

九六解

○初即下不曰下而曰初舉初以見終也上即終不曰終而曰上舉上以見下也初以明本末上以別尊卑亦六九之義

初上解

○乾元資始始我者生我者也



坤元資生生我者殺我者也貪生爲凡民甚則夷狄

禽獸知始者爲君子合德則聖且神始生○帝王之

治本於道是也而道何本哉曰本於身可也曰本於

中亦可也而解者曰心謂桀紂非心可乎帝王之道

在執中而身之中以立本而身以表則故曰允執其

中曰慎厥身修互見也以心爲中心難中也以心爲

身民何則矣開卷之錯不可不慎書解下○堯舜皆

聖也堯會生知之全舜開學知之始故論道則稱堯

舜論學則斷自舜而不及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後有作者文王似堯  
孔子似舜顏曾思孟皆舜之徒也○詩始二南樂淑  
女而歸百兩坤道也終雅頌純不顯而躋聖敬乾道  
也詩解下○關雎秉彝好德休休一个臣也地道也  
並同臣道也妻道也德在此福亦在此所以爲后妃之德  
所以爲南風之始所以爲中聲之寄君子得之解愠  
小人得之阜財人而不爲二南故猶面墻○豳風豳  
雅豳頌是周家一代元氣宇宙間萬古元氣貴者王  
忽者亡惟影響○詩贊文王不顯與天載同贊其德

也史稱西伯陰行善天下諸侯來朝稱其時也具於  
穆不已之德又當儉德避難之時所以愈不顯又所  
以愈丕顯與大舜元德同。古之學者學禮而已矣  
古之觀人者觀禮而已矣三千三百無一非仁故典  
曰天序禮曰天秩動作威儀之則曰天地之中禮解  
同。恂慄威儀鳶飛魚躍。儀禮中有記有傳有義  
大小戴記中有經次其序比其數禮之大略可以概  
睹詳具禮編。春秋尊夏尊王尊天尊道扶天綱立  
地紀所以託天子之權行天子之事。春秋解。春秋  
下並同

責已謹嚴待人平恕。○左傳中載糞缺劉子二段是  
三代以前聖人相傳格言失其姓氏如曲禮序首引  
毋不敬數語非臯契伊周之徒不能道也。○養心莫  
善於誠書之作德日休也聖人教人性非所先魯論  
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儒者非之正坐此誤

諸子  
解下

並同。○表章大學自韓退之始表章中庸自徐偉長始

合大學中庸爲子思經緯之書自賈逵始。○闢佛老

尊孟氏千百年惟一韓子其功在吾道爲漢唐儒者  
一人。○鄭康成朱元晦皆聖門游夏之列而特起百

代之後事難而功多鄭師馬青出於藍朱去程門未  
遠源流各別。○孟子之後一人非正叔不能言此然  
正叔所造竟讓其兄夫然後見獨智之難也張子厚  
酷正不減正叔而才次之然均之可以弗畔周邵則  
自爲一家過則陸甚則楊吾不欲論之矣朱子能解  
正叔而間雜乎周邵其去明道則已遠不可不辨。  
楊子雲美新論劉靜修渡江賦爲千古不白之疑或  
曰遜言或曰僞作或曰以秦美新而甚之也渡江時  
不能違也要之違心焉耳矣詳其語氣大段二子故

難語僞雖然凡售僞未有不假真者僞乎僞乎吾以  
二子之生平信之也國朝正儒莫如薛文清高儒莫  
如陳白沙功儒莫如羅文莊使三子者不生考亭之  
後得遊明道之門俱未可量

論學書

伏讀抄中解格物有曰通天地萬物而我爲主推此  
義也可以知本可以格物矣贈友人曰自求見本體  
之說興而忠信篤敬之功緩遂令正學名實混淆而  
弄精魂者藉爲口實又曰今人好高只不安分爲斯

言也雖賢聖復起不可易矣乃其要歸在明心體其語心體曰此心自善安得有欲而於程子善惡皆天理與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二言反疑其僞此混心與性而一之蓋近代好高者之言而尊信心學之過也竊嘗讀大易至咸艮二卦而見聖人諱言心讀魯論至子貢贊夫子而見聖人罕言性命惟書有之人心惟危言心也既曰危安得盡善道心惟微言性也既曰微安得無惡故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則危之至也曰性相近也曰人之所以異於禽

獸者幾希近且幾希則微之至性猶未易言善況心乎然此心性之說也而未及道也心性不可言道可言乎道與心性至孟子言始詳爲告子也今之天下不獨一告子矣惜乎世無孟子也然不可不爲足下一言之蓋聞之言學者惟道道陰陽而已矣言道者惟天天道陰陽而已矣陽主始陰主生陽多善陰多惡天且不違人猶有憾孰謂善惡非天理乎陽必一陰必二一則純二則雜氤氳蕩焉人物生焉孰謂惡不可謂性乎然則易言繼善孟子言性善者何也其



本然也有始而後有生有一而後有二此書所謂維  
皇降衷程子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者也既始  
矣焉得不生有一矣焉能無二此書所謂惟天生民  
有欲程子所謂纔說性便已不是性者也然則學何  
爲爲善也陽統陰陰助陽則內陽而外陰也故中故  
善陰敵陽陽陷陰則內陰而外陽也故偏故惡此書  
所貴精一執中程子譬之水有清濁而人當澄治者  
也然則惡在其能善也天地間一切覆載而必有以  
處之以人治人以華治夷以賢治不肖以大賢治小

賢天於是爲至教君子一身萬物咸備而必有以處之以已及人以親及疎以貴及賤以多及寡以先知覺後知以大知覺小知以有知覺無知人於是爲法天此書所謂天生聰明時又程子所謂天理中物有美惡但當察之不可流於一物者也是故惡亦性也是有生之性是才說性之性性之所必有也雖物而無異性必善也是天命之性是不容說之性性之所自來也雖人而難知故孟子曰聲色臭味安佚性也惡可謂無惡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烏得不性善

也性所同也君子所獨也學爲君子謀不爲衆人謀  
衆人待君子而盡性者也君子者天生之以盡人物  
之性參天地而立三才者也如何而可不知所自也  
是以不謂性也是以道性善也言性之精莫如孟子  
繼孟子者程子也吁亦微矣微故難言雖然性猶形  
而上者形而上者雖善猶微心則形而下矣形而下  
者敢概之以善乎性具於心而心不皆盡性性達諸  
天而人不能全天天人合心性一必也大聖人乎故  
曰堯舜性之也其次致曲必反而復故曰湯武反之

也復必自身始故又曰湯武身之也又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性之者不可得矣得見復焉者可矣復焉者不可得矣得見頻復者可矣位祿壽昌孰不榮羨食色利名孰非斧斤斷之不能中焉不易適而好忘動而多侮倏忽晦明毫毛人鬼夫是之謂心明是之謂明其心體

答孟吏部叔龍書

○元舊有心身性命解大約

謂性一天也無不善心則有善不善至於身則去禽獸無幾矣故自性而心而身所以賢聖自身而心而性所以凡愚是故上智順性其次反身故曰堯舜性

之也湯武身之也身之者反之也故又曰湯武反之也反身而誠所以復性夫學爲中人而設非爲上智而設也學修身而已矣然則心居性與身之間顧不可學歟曰性可順心不可順以其附乎身也身可反心不可反以其通乎性也性乾而身坤性陽而身陰性形上而身形下獨心居其間好則乾陽怒則坤陰忽然而見形上忽然而墮形下順之不可反之不可如之何可學也危哉心乎判吉凶別人鬼雖大聖猶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學乎心學者以心爲學也以

心爲學是以心爲性也心能具性而不能使心卽性也  
是故求放心則是求心則非求心則非求於心則  
是我之所病乎心學者爲其求心也知求心與求於  
心與求放心之辨則知心學矣夫心學者以心爲學  
也彼其言曰學也者所以學此心也求也者所以求  
此心也心果待求必非與我同類心果可學則以禮  
制心以仁存心之言無乃爲心障歟彼其原始於陸  
氏悞解仁人心也一語而陸氏之誤則從釋氏本心  
之誤也足下謂新學誤在知行合一諸解非也諸解

之誤皆緣心學之誤會其全書則自見耳然則大學  
言正心孟子言存心何也曰此向所謂求放心也正  
心在誠意存心在養性此向所謂求於心也心之正  
不正存不存從何用力修之身行之事然後爲實踐  
處而可以竭吾才者也嗚呼此子思格物必以修身  
爲本孟子立命歸於修身以俟程子謂鳶飛魚躍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意同寥寥千載得聖人之傳者  
三子也答顧叔時。叔時來教曰墨氏談仁而害仁  
季時昆仲仁無罪也楊氏談義而害義義無罪也新學談心而

害心心無罪也此說似明不知誤正在此也仁義與陰陽合德離之則兩傷然非仁義之罪也至於心焉得無罪人心惟危莫知其鄉此是舜孔名心斷案足下殆未之思耳附。程子表章大學有功聖門固矣然格物解誤則是書雖存反增一障可省也亦可無也程子雖以窮理爲解而其心不安是以其說屢變而往往有得之言外故雖可以觀其至而大義隱矣自我明高皇帝諭侍臣謂大學要在修身而古本以修身釋格致然後直接數千載不傳之緒自是儒臣



如蔡虛齋林次崖蔣道林羅文恭王布衣及先師呂先生往往能通其義然徒曰解之云爾其學教人之旨不存焉就中破的者無如布衣然不免爲新學所陷觀其以心齋自號自命又烏在其以修身爲本也總之張子厚所謂釋氏以心法起滅天地不免疑冰者無恠其相率而陷於新學也近讀孫淮海講章亦旣明乎其解視諸家較備矣乃其緊要歸明心體是本其所本而非大學之本也是解一人而學又一人也嗟夫新學橫正傳息不肖之身又岌岌乎不敢當

也當此之時乃有先生者不由師授不由注解默契遺旨先得所同既揭止修又標性善其於學問源流昭昭乎黑白分而新學不能混矣而元猶以爲先生設科太廣門徒大盛自反自修之實尙寡立人達人之意過多未免以憧憧感人猶難語知止而定也易以咸言感貴其無心以艮言止惟止諸身知止在身則身以內身以外皆無汲汲焉可也彼謂明明德在親民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旣以末而爲本謂成已成物並切者方芸已田遽芸人田又未免於本末雜

施均之不知本焉耳矣世未有不知本而能誠其意  
者也天之未喪斯文也既賦先生以明學之獨智而  
今又置之於子子獨處之居納之於天壽不貳之地  
刊其華剝其銳使之反初觀復深根固本殆夫子所  
謂只蠖屈龍蛇蟄藏身安身將駸駸於德盛化神歟  
不然何其遇之窮至此也

答李中丞  
見羅書

○大教謂格致

誠正總是修身工夫有一無二是也但先生之意猶  
指格物謂凡物之物而鄙意則指爲身與家國天下  
之物也雖凡物之物不出身與家國天下而大學所

指則專以身對家國天下分本末而凡物不暇言也  
故曰物有本末又曰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格此之  
謂格物知此之謂知止先生所謂萬物皆備一物當  
幾者是已所謂知修身爲本卽知本卽知止卽知所  
先後是已而止修揭之說猶二也格致義中所謂物  
者又不覺其愈遠也蓋知知本之卽知止而不知知  
本知止之卽物格知至也羅布衣反已之說大與鄙  
見合而於先生有功獨其指物亦爲舊說所纏不知  
本文明甚先生姑就其是者推之可得也嗟夫反已

至矣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必如大舜號泣口天負罪引慝而後可言夫反己者天必祐之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又答書

○維卿之且別也囑曰共

致一束足下其自名以友弟稱無不可曰我與若皆長也亦有說乎曰有長幼有序列在大倫今世不論少長稱人者槩兄自稱者槩弟此在泛交則可在吾黨則不可尋常口號或無妨隨俗載之書禮則非所爲訓也倣鄉會友此風猶在惟少者得以自弟而長者不得也惟長者曰兄曰某字或曰某字兄卽長至

二十以上亦止於稱某字先生不及少也至於長者稱少曰某字曰足下或曰賢弟其自署以名或曰僕而已矣其往來柬上則無少長皆得稱友生維卿曰子言是也與顧叔時季時○吾輩在家在鄉在國無往無分之難盡久矣不求盡我分內而反求多於分外此會講之風所以盛於今日也夫分內之與分外誠僞判然矣舉世去此就彼者何不知本也未有不知本而能誠者未有不誠而能動者然則會講何益於人徒賊誠損已耳

答原易

○禮有以多爲貴者祀聖尊賢

敬老恤孤之類是也禮有以少爲貴者津要逢迎酒  
席濫觴貨賂公行之類是也禮有舉之莫敢廢者或  
因土俗所宜如入鄉問俗是也禮有不近人情而實  
爲禮之至者如舉國之人皆若狂而夫子以爲一日  
之澤是也凡此處皆有天則不容以意而輕上下之  
故凡爲上官者御其所屬有必跪有必揖有必拜有  
必留茶有必留飯皆禮所生也在賢者固當破格優  
之卽庸衆者亦不宜有意裁之天下賢者少庸衆者  
多若待賢者出於例之外待庸衆者不及於例之內

不惟庸衆者恚怒愧阻而賢者亦且懼不敢當恐養  
畜人材之方不如此矣故爲國者必以禮學道者必  
愛人未有不愛人而能化人者未有不以禮而能愛  
人者書曰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夫少有忿疾  
求備之心則愛人之心充拓不去矣夫忿世之與憂  
世忿不能之與矜不能其用心廣狹規模大小何如  
也願兄之念之也

與維卿書

○先是拜湖北名賢傳之賜

時知門下獨契蔣先生道林也蔣先生與先師呂巾  
石先生并爲湛門高弟又曾於羅文恭集卽得見所



解格物說而喜之及讀門下所爲傳又其行誼純明  
如此則蔣先生在楚中學者當爲國朝一人又以見  
湛門諸君子雖其風動不及姚江而篤行過之是亦  
可以觀二先生然元之置不復論者久矣夫學誠而  
已矣其分數不同而明即因之孟氏而後明道誠且  
明矣橫渠次之朱子又次之江門別傳蓋出濂  
溪堯夫然無愧於誠者也與其明不足也甯誠  
則薛文清胡敬齋羅文莊其修朱子之業而有功近  
代者乎自新學興而學始難言此元之所以有戒也

答郭夢菊

大參書

○物有本末而身其本也致知而不以修

身爲本此致知所以遺格物其去大學遠矣身在是而位亦在是凡思而出位者不素位而願外不正已而求人皆邪思也其以求止遠矣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又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皆思不出位之說皆止之說也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未易言也能慮能得氣象故綏理會且自顧知止入定何如耳由反已而修身由修已而忘已則庶幾哉

答錢侍御

○足下志遠而興高識端而守介然默守此克其未至

何患不及前賢而猶皇皇於會講一節何異走日中

而避暑也子曰爲仁由己孟子曰仁者如射李先生

常憂學不傳元但憂無可傳者耳

與徐客部懋和

○往元初

至吉州時曾見廬陵鄉先生張公諱子宏者論吉州  
人物謂聞之故老叟兒童公論似求於貧中若三羅  
是已三羅者皆及第也而能貧此言庶幾近之後因  
登匡山有詩云王匡旣仙去遺跡山之阿豈無一代  
雄千秋名如何貧人貧不死富者空金多吉州今代  
盛人物在三羅鄙意謂禮失而求諸野張先生之言

或有據也乃彼時諸公見此詩多不滿姑以俟百世可也足下謂必於學中尋人始未可草草吾道自有正氣世間自有真人足下平心而徐察之自見不當以區區一偏之言爲左券也足下喜釋釋自不妨儒各自成家正不必混而相借耳白沙有言儒與釋不同其無累一也足一蓋有志於是矣而必尋人於講學不但無益於儒恐并其釋意而失之況此邦九邑講學大半就其講者士風如足下所云亦可槩覩復可使之轉令盛乎必以講學尋人與必以不講學尋

人均之有意雖然世必有不講而學不言而信者雖未之見不敢誣天下盡無人也

答汪吉州

○大抵一體與

過化實未易言近世儒者動稱一體而侈慕過化此不可以欺人止欺已耳楊子雲有言君子思人況已乎小人欺已況人乎爲今之學未有不欺已者其原生於以本體求道而陋聞見拙踐修耳李卓吾道人名震湖澤之上頗聞其旨主不欺志在救時可爲獨造獨其人似過於方外寡淵默之思露剛狹之象未言化俗先礙保身門下當善成之幸勿益其僻也夫

儒與釋不同而吾儒之中庸與釋家之平等一也不  
審道人亦有味其言否耶道人因焦太史與門下之  
雅謬意不肖乃不肖亦何敢無以報道人惟轉致爲  
幸蓋因道人旣以自省又恐其反與於今世談學之  
弊之甚則關係不細耳

答劉方伯

○邇來士大夫上於速

化之術一以彌縫世情諂上諛下爲通才爲遠器無  
論道理何如卽本來稟受偏氣亦消磨殆盡猶然世  
共賢之而彼亦若自以爲得計者士風至此可爲太  
息夫理天而氣人然氣亦所以輔理自大賢以下氣

不能無偏氣存而理猶有存者故理失而求之氣可也并其氣而喪之且侈然附於非禮之禮如世道何

答余

司理

三

明倫彙編

卷四十二

三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楊時喬字宜遷號止菴廣信上饒人。生時父夢至一  
夾室有像設揖之像設舉手答曰當以某月日降於  
公家如期而先生生他日過學宮見夾室一像甚類  
夢中則易主所遷之故像也。登嘉靖乙丑進士第。歷  
禮部主事員外尚寶司丞南尚寶司卿應天府丞右  
通政太僕寺卿南太常寺卿通政使萬曆癸卯陞吏  
部右侍郎尋轉左署部事乙巳大計京朝官先生清  
執不徇奸相給事錢夢臯御史張似渠皆四明注意

之私人察疏上四明以兩人之故并同察者特旨俱  
留用且切責部院先生累疏求去已酉三月卒官贈  
尚書諡端潔先生學於呂巾石其大旨以天理爲天  
下所公共虛靈知覺是一已所獨得故必推極其虛  
靈覺識之知以貫徹無間於天下公共之物斯爲儒  
者之學若單守其虛靈知覺而不窮夫天下公共之  
理則入於佛氏窠臼矣其與羅整菴之言心性無以  
異也夫天之生人除虛靈知覺之外更無別物虛靈  
知覺之自然恰好處便是天理以其已所自有無待

假借謂之獨得可也以其人所同具更無差別謂之公共可也乃一以爲公共一以爲獨得析之爲二以待其拈合恐終不能拈合也自其心之主宰則爲理一大德敦化也自其主宰流行於事物之間則爲分殊小德川流也今以理在天地萬物者謂之理一將自心之主宰以其不離形氣謂之分殊無乃反言之乎佛氏唯視理在天地萬物故一切置之度外早知吾心卽理則自不至爲無星之秤無界之尺矣先生欲辨儒釋而視理與佛氏同徒以聞見訓詁與之爭

勝豈可得乎陽明於虛靈知覺中辨出天理此正儒  
釋界限而以禪宗歸之不幾爲佛氏所笑乎陽明固  
未嘗不窮理第其窮在源頭不向支流摸索耳至於  
斂目反觀血氣凝聚此是先生以意測之與陽明無  
與也

文集

聖門以盡性爲教而辨性近習遠上智下愚不移之  
異其能盡者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繼善成性理之一  
也其不能移者智愚上下之間氣質稟賦不齊形生  
知發善惡萬類分之殊也是故善反其殊以復乎初  
繫於習馴而習之則變變而不已則化氣質變化乃  
人欲消息久之無欲而一斯靜虛動直而天命之性  
全盡乃今之爲道者祖真覺是性見解爲病禪詮日  
析自謂至精至妙藉言致知而文以窮理窮此盡性

盡此至命至此罷侗之說高標之爲聖學的傳而冒  
當乎精一一貫聞者喜其簡徑競相崇尚附和遂置  
氣質於不復論況能進而求所由變化之功哉諸其  
行卒任氣質而墮於智慧自便私意自執猶亢然直  
命曰道呂中石類稿序○大學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其綱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目繹言  
之物卽中庸爲物不貳體物不遺之物天下公共之  
理人所同有者格者貫徹至極無間之謂惟其爲公  
共同有故格之卽格知爲人虛靈覺識之知一已所

獨得人人所同然者致者推究至極不遺之謂惟其一已獨得故致之卽至故曰致知在格物在者明知物之一致格之功相貫亦一也惟其能推極其虛靈覺識之知至於貫徹無間於天下公共之物故曰物格而后知至而后者明心物之一格至之驗相因亦一也惟其知至乃知起於意而后誠意發於心而后正心主乎身而后修則在己者身處乎家者而后齊家近乎國者而后治國盡乎天下者而后平則在人者此爲舉綱率目由己及人操約該博謂之一貫如

物未格知未至乃其資性明敏踐履篤實凡日用所  
由恆在乎物之中未必知能及亦可謂與知自此以  
其所知意亦誠心亦正身亦修家亦齊國亦治天下  
亦平究竟其極如孟子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  
特不若時中之大成故曰道體則一人體道則二及  
其歸則一也近有絕不聞道祇得禪宗指人心血氣  
虛處爲善靈處爲知識合名善知識以善易良知識  
易知合名以孟子良知卽不以虛靈中識覺推極貫  
徹乎物祇斂目反觀血氣凝聚靈處生照卽識覺卽



見地卽徹悟卽知至虛中一無所有靈中知識一無所用凡生知學知默識聞知見知一無所爲又見格物二語爲大學首言不可置乃以格去物欲卽物格全此虛靈卽知至凡中庸爲物不貳生物不測體物不遺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皆不相蒙悉以外物名之不俟工夫階級謂萬物盡屏心知炯然旣得一萬事畢意自誠心自正身自修家自齊國自治天下自平揆其實乃率意卽誠任心卽正從身卽修家國天下由我操縱卽齊治平卽不齊治平亦不必問於虛靈

中爲物欲潛滋暗長恣肆妄行皆直任爲道不必潛  
修禁止一禁止卽遏抑遏抑卽外求以此立門戶聚  
朋徒標之不過二語曰心知卽道口講卽學止矣大學  
定本古本石經三序 ○易言窮理分析乎理之謂大學致心之  
知者在格萬物萬理本於一物一理者意相同故舉  
以爲釋未嘗謂隨萬物而一一窮之今觀傳注未有  
此語新學惟取人心血氣中虛靈知覺者爲立大爲  
養端倪爲體認天理點者又取善知識之說合取大  
學致知孟子良知二語爲言其功卽反目攝神至心

卽知至亦卽物格不必別言致言格乃以大學言格  
物不可背不得已或指爲格欲爲正事爲至物格知  
物有本末之物或以明知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物或  
以格不生不滅之物又以先王禮樂名物典章法度  
爲非作聖之功增雜霸藩籬訓詁記誦聞見皆致格  
中事一切指以爲名爲博爲侈靡而文致之支吾籠  
罩轉換僞侷難以測識自來不師先王非孔子一見  
於秦再見於今

大學曰四體  
文集註序

○道原於天命之謂性

性則與形俱形形而有上下形者氣質之謂上者道

之謂一理是也以其不可見故謂之上惟上故難知  
下者器之謂日用萬殊是也卽一理之所散者也以  
其可見故謂之下惟下故易由合上下言皆心之德  
故曰道亦器器亦道是故生知者氣質精粹天性湛  
然默識此道謂之上智中人以上氣質美者於性明  
可以語上以上使之卽知之中人以下氣質次者於  
性蔽不可以語上以下使之卽由之以上下言知者  
道由者器以道亦器器亦道言則知者固道由者亦  
道如由之中有學有困而學則蔽徹明開幾變語上

是卽下學而上達者惟終身由不學故不知民斯下  
之下之將所由者盡悖而去焉民斯愚之故曰惟上  
知與下愚不移至下愚而其初命於天者則在所謂  
不以聖豐不以愚嗇故曰性相近習相遠斯爲孔門  
立教之法周衰世教微儒行壞迨漢武表章六經儒  
行以顯唐宋間嘗有嗣興顧崇信不純權術虛無雜  
用而虛無特著凡事佛老者爲虛無事孔子者爲儒  
若鼎立者然未始混淆強同亦首孔子次佛老未始  
凌駕獨宗師孔子者自稱吾儒宗佛老者自稱吾元

吾釋未始援假遮飾爲名斯皆昭然易見者數千年  
來忽有爲心學者於佛氏嘗卽心而見其血氣凝定  
虛靈生慧洞徹無際者名之曰善知識自稱上乘遂  
據之爲孔門所語上而篋視下學之教爲外求又得  
孟子良知兩字偶同遂立爲語柄以論學終日言之  
不外乎人各有知知本自良數言又以心卽理而不  
交於事物專於在腔子之內一斂耳目聚精神於此  
卽謂之致一涉於理交於事物謂屬於見聞而非本  
來之良卽謂之不知致知者今以佛氏之說混淆強

同又凌駕獨高援假遮飾以爲名其實非孔門所謂  
知非孔門所謂知則自謂有知而實不可語知也乃  
其立教亦欲人自謂有知不必窮經讀書問學假聞  
見以遮迷其良則是舉世皆上達而無下學民皆可  
使知而無復有使由者是爲陽宗孔子實與之悖而  
陰用佛老襲以權術實與之一矣且孔門未嘗以知  
爲道以知爲道惟佛氏觀孔子曰知之曰知道知德  
知止知天孟子曰知愛知敬凡言知卽指心凡言道  
言德言止言天言愛敬卽指理是故知者知此道道

跡與其在人倫者小異而其所論道者大同今獨據其大同而獨闕其小異安可因其小而信其大哉卽佛者聞之亦惟以其呵祖罵佛故智反不之校耳顧此猶前時爲然今則不惟不諱不闕且直以佛氏之說爲孔子之說又以佛在孔子之上倡言自恣棄行不顧其人在孔門必揮而斥之乃其傳聞者不察其真遂以爲真聖學說者列而進之與先儒並令天下後世謂當世理學其人若此深可懼也

孔子像碑○心性

者佛老皆言之先生首以思孟宋儒周程張邵所聞



明詳發之其大旨以虛靈知覺之謂心者主於形而  
囿於形我所有也天命之性者太極一本萬物一原  
敬軒薛子謂天下公共之理汪子謂天也理也天下  
之公共者是也氣質之性者二氣五行剛柔萬殊汪  
子謂梏於形體乃有我之私者是也性具於心心生  
乎形形之謂氣質而亦謂之性者謂其有則俱有非  
二言之惟變化其有我之私至公而無我天性復初  
氣質不累乃性曰天性而不復以氣質並言也此謂  
之儒宗佛自達摩單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卽禪

宗似儒非儒故闡之曰佛家從頭都不識則不識性所從出之天卽謂之命曰只認知覺便做性則不識心所具之理卽謂之性佛氏以心無理又無蔽不得不以理爲障障一去而方寸中空空蕩蕩若無星之秤無界之尺事至不能揆不得不以事爲障以理爲障故不言窮理以事爲障故不言敬事而惟此虛靈知覺在腔子內者炯然灑然無念無著其工夫則止觀空悟爲一一悟便是卽爲了當自此隨意見所起不分真妄皆本來面目執爲槓柄直豎而往操縱作

用無不自由上天下地惟我獨貴矣先生以孔門下  
學而上達爲教人成法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  
致知者申之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本立  
而知益明知進而本益固自此辨明教立學者所得  
明也近歲有嘗讀其書旣因養生契禪悅見此心知  
覺之妙遂自稱悟揭之爲良曰道在此不在行六經  
不在載籍妙道自己而發先聖先儒弗及傳註皆差  
因取精一博約一貫忠恕格致克復中和盡心知性  
知天諸訓一認爲己所有欲以易天下見其惟傳註

是從不詆之則已說不伸乃詆所聞教法爲末務主  
敬爲綴格物窮理爲支離爲義外爲俗學鄙傳註爲  
訓詁章句非讀書爲遠人爲道於是併經書原文各  
據胸臆立解不宗本旨其漸不至於背經棄傳絕箴  
聖言不止薛子曰程朱大有功於萬世又曰後人於  
朱子之書不能遍觀盡識或輒逞已見妄有疵議或  
勦拾成說寓以新名術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見其  
不知量也

朱晦翁碑

○來教以天命之性爲虛靈不昧譬

則日月之貞明氣質因依假借迷復不常譬則浮雲

之聚散雲聚而日月昏雲散而日月炳於日月貞明之體未始有所損益者竊以天氣地質具而後生人固聖愚賢不肖所同稟特其中有清濁純漓之異耳所貴學者澄濁求清去漓還純乃所謂變化之功爾孟子形色天性惟聖人踐形厥旨深矣苟以氣質爲浮雲則是謂其祇有濁漓而不謂其有清純然則生知安行之聖學知利行之賢其有外於天地氣質而生而人性上有二物矣抑別有一種氣質而非吾之所謂氣質者又不然是天命自天命氣質自氣質而

道之形上形下截然可分爲二至於指天命之性爲性靈不昧此近世諸儒同以爲然似同於佛氏昭昭靈靈見上乘之說與聖門所指性與天道中庸以來性命皆殊塗異能非愚生所知與呂中石○今學者只以講便爲學以學便爲道以道便爲心故曰心學今言格物者以心卽知以知卽物一斂視却聽便爲心正心正便爲知致知致便爲物格物格便爲道爲學其詞儻侗不分空寂難辨遂使聖門曰心曰道曰學曰正心致知格物捏爲一團其流之弊令人空寂枯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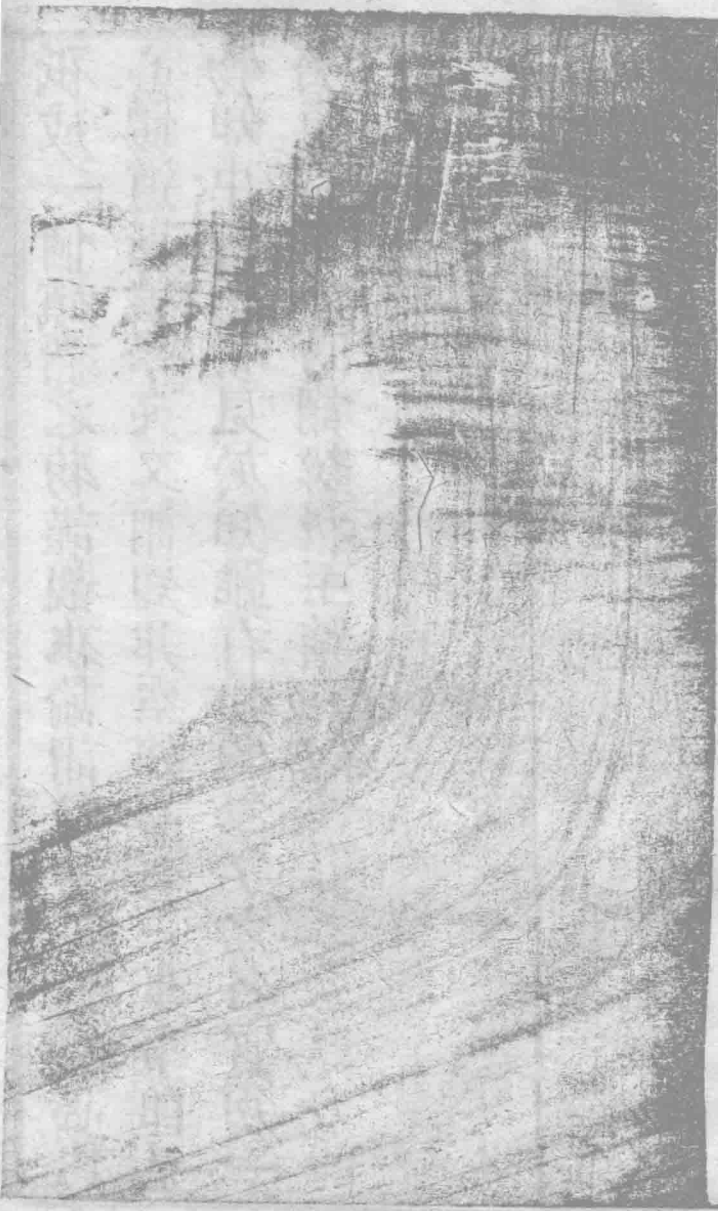
祇成一個頑然之物謹覩來論謂統會斯道者心以  
心體道斯善學矣又謂知非空知必有一事即  
是物知中有物物見於知雖有知物二字之名實爲一  
齊俱到之妙可謂辨析至精

與舒  
繼峯

田  
作  
点  
笑

卷  
四  
二

四  
四





文定王順渠先生道

王道字純甫號順渠山東之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  
選庶吉士山東盜起欲奉祖母避地江南疏改應天  
教授召爲吏部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大學士方獻  
夫薦其學行純正可任宮僚擢春坊左諭德引疾辭  
歸嘉靖十二年起南京祭酒明年回籍二十五年起  
南太常寺卿尋陞南戶部右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  
事又改吏部而卒贈禮部尙書諡文定先生所論理  
氣心性無不諦當又論人物之別皆不錮於先儒之

成說其識見之高明可知但以孟子執情爲性不足以服諸子孟子指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卽性也舍情何從見性情與性不可離猶理氣之合一也情者一氣之流行也流行而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善無殘忍刻薄之夾帶是性也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先生言情之善原從性之善而來但情之善可遷而性之善不可遷不知情之遷遷於外物耳當其無物之時而發之何嘗不仍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乎其不遷也明矣今必欲於四端之前求其不可

知不容說者以爲性無乃復錮於成說乎先生初學於陽明陽明以心學語之故先生從事心體遠有端緒其後因衆說之淆亂遂疑而不信所疑者大端有二謂致知之說局於方寸學問思辨之功一切棄却夫陽明之所以致知者由學問思辨以致之其萬死一生皆學問思辨也先生旣知心體之大而以事心者爲局心其亦自相矛盾乎謂良知是情之動於本然之體已落第二義夫陽明之所謂良知不曰未發之中乎以念頭起處辨其善惡者此在門弟子之失

而以加之陽明不受也先生又從學甘泉其學亦非  
師門之旨今姑附於甘泉之下

順渠先生文錄

或問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理氣之別何居曰奚別之有哉盈天地間本一氣而已矣方其混淪而未判也名之曰太極迨夫醞釀既久升降始分動而發用者謂之陽靜而收斂者謂之陰流行往來而不已卽謂之道因道之脈絡分明而不紊也則謂之理數者名雖不同本一氣而已矣天道說○理氣不雜不離之說非歟曰非也黑白相入曰雜彼已相判曰離二也氣之脈絡分明而不紊者曰理其爲物不二也雜與

離不可得而言矣

同上

○人物之生孰形之曰氣爲之形孰性之曰氣爲之性曰氣爲之性也理何居耶曰理卽氣也而以爲有二乎哉天地之氣一陰一陽而已陰陽之形而上者謂之道而人物受之以正其性陰陽之形而下者謂之器而人物分之以範其形道不離於器而性卽具於形本一氣而已矣豈外此更有所謂理而與氣爲偶者耶然則人物之別何如曰陰陽也者運而造化者也運則不齊不齊則通塞偏正生焉通而正者造人塞而偏者造物人性皆善而

有知愚賢不肖之不同何也曰天地之氣細縕停滯  
流行推盪大而一世之否泰小而一歲之災祥上而  
日月之薄蝕下而山川之崩竭皆生於運之不齊也  
况人於天地間以有涯之形囿有涯之氣而其資生  
資始之時或適感天地偏陰偏陽與夫陰陽之乖戾  
者則其既生之後通者有時而或塞正者有時而或  
偏偏有輕重塞有厚薄而知愚賢不肖之等分矣  
性說  
○自南宋崇尚道學之後其學未嘗不行於上也而  
卒不能取善治之效未嘗不傳於下也而卒不見成

命世之才由今觀之想望慶厯嘉祐之盛韓范富歐  
之風邈乎不可覩矣况等而上之乎

道學

○性善之善

不與惡對與惡對者情之善也孟子執情以爲性故  
雖竭力道性善終不足以服諸子之口子由闢之是  
矣但欠源頭一句分明耳蓋情之善原從性之善而  
來但情之善可遷而性之善不可遷情之善有對而  
性之善無對今概以爲無是無非是以惡爲亦出於  
性矣殊欠分曉

性善之說

○爲仁之本是仁之本也孟子

以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意正如此本者根也實亦



根也

孝弟爲仁之本

○朱子論性千言萬語只是一意大抵

謂人與物所稟之理一般但人之氣清能推而物之氣濁不能推耳敢以一言難之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其氣之清明視世之常人何如然常人於四端五典雖不能全而亦不至盡廢四物雖靈曷嘗見有彷彿於人者哉就此處觀之可見人與物之情合下不同矣故孟子闢告子以牛犬之性與人不同正於此處看得明白耳

性學

○聖人所示學問思辨之功皆是發

明此心以恢復其廣大高明之本體所謂如切如磋

也而世儒乃欲以此窮盡天下之理不知理者吾心  
之準則孟子所謂權度心爲甚者此也心體苟明則  
權度精切而天下之長短輕重應之而有餘矣豈待  
求之於外哉爲學○所謂物者指外物而言卽樂記感  
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所謂格者以扞禦爲義主溫公  
之說格物○孟子後千載無真儒宋儒有是言余每讀

之戚然姑就漢一代言之董賈兼文學政事之科蕭  
曹丙魏皆有政事之才遠在季路冉有之上而丙又  
入德行而不優至於孔明則兼四科而有之矣黃叔

度不言而化如愚之流輩也管幼安龍德而隱居於

遼東一年成邑陳太邱荀令君郭有道徐孺子皆德

行科人冉閔之次也其諸表表難以悉數三國人才

尤盛至晉及唐代不乏人今一舉而空之曰無真儒

嗚呼悠悠千載向誰晤語

批林國輔講餘答問

○宋自慶厯以

前英賢彙出當時治體風俗人才皆純龐渾厚於時

程朱未生也亦曷嘗如長夜直待程朱出而後明哉

○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謂理也義也是

義理皆在於心矣皆在於心而有二名體用之謂也

今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則是用由內出而體全在  
外具矣不知體既在外用何自出哉謂之義外之見  
也亦宜

二條同上

○天理平鋪於人情物理之間舜之所

以爲聖不過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而已所貴乎學問  
之功正要在日用應酬人物處觀其會通動中肯綮  
如庖丁解牛洞無凝滯然後爲德少有扞格齟齬卽  
是學力未至便當反已研求務要推勘到底使在我  
者無毫髮之不盡而後委外之通塞於所遇焉

答魏莊渠

○陽明先生致知之說大略與孟子察識擴充四端

之意相似而實不同孟子見得道理平實廣大如論  
愛牛便到制民常產論好色好勇好貨便到古公公  
劉文武之事句句都是事實所以氣象寬裕意味深  
長陽明先生所見固存省之一法然便欲執此以盡  
蓋爲學工夫大易所謂學問辨中庸所謂學問思辨  
論語所謂博文約禮好古敏求學詩學禮一切棄却  
而曰爲學之道耑求之心而已是幾於執一而廢百  
矣答朱守中○若論道之本體天大無外心大亦無外天  
地之用皆我之用渾然一理何所分別吾心體會盡

天下之理亦只是全復吾心之所固有而已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知性知天却只在盡心焉得之則心體之大可想而知矣今乃欲以方寸之微念慮之動局而言之不幾於不知心乎不知心而能盡心不盡心而能知性知天而曰聖人之學吾未之信也

同上

次陽明詠良知

若把良知當仲尼太清却被片雲迷良知止是情之動未動前頭尙屬疑○獨知還是有知時莫認獨知

卽正知尋到無知無物處本來面目却爲誰○本來面目却爲誰絕四宜尼定自知學子欲尋絕四處不先格物更何爲○孟子良知卽四端乃情之發動處其以孩提言正赤子之心而程子以爲已發而未遠於中者也陽明指此以爲聖人之本體落第二義矣○格扞格之義禦之於外也物物交物之物凡外物皆是也格物卽孔子所謂克己孟子所謂寡欲周子所謂無欲也格物以致知猶刮垢以磨光也物格知至則垢盡而明見矣

明倫彙編

卷四十二

三